

13 BULLETS

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

吸血鬼三部曲

13 发子弹

【美国】大卫·威灵顿(著) 孙成平(译)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13 发子弹 / (美)大卫·威灵顿著;孙成平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6

(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·吸血鬼三部曲)

书名原文: 13 Bullets

ISBN 978-7-5396-3410-4

I. ①1… II. ①大…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3381 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 1209699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Three River Press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

出 版 人: 唐 伽

责任编辑: 曾 冰 岑 杰

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3358718

开本: 700 × 1000 1 / 16 印张: 17.7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致 谢

在本书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,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首先,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在线读者。但是每次当我试图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时,却总会忘记一些值得我深深感谢的人们。所以对于我要感谢的人,我这次就不一一指名道姓了。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。没有你们的指点和支持,本书是不可能付梓的。

其次,我要感谢阿莱克斯·朗西克,我的朋友和生意伙伴。他第一个决定出版本书,并且从一开始就相信它会获得成功。

我还要感谢杰森·品特,我的编辑。他帮我润色了手稿,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。还有凯瑞亚·桑顿,早在我写出任何敢于示人的东西之前,她就鼓励我写作,并且始终支持我,从未动摇过。

最后,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。当我为本书的结尾绞尽脑汁而不得其法时,她建议了一种可能的结尾:“然后,一个小妖精吃了那个吸血鬼。游戏结束。”



拉雷斯

子弹紧擦耳畔

呼啸而过

我的经历

比这更加血腥

——《邪教徒》，乔治·戈登·拜伦勋爵

1.

事件报告由

警队特别副队长詹姆斯·阿克莱陈述,10/4/83

(根据录音磁带翻录而来):

当时大雨磅礴,雨幕蒙蒙,视物难明。但是矗立在两条主要街道交叉拐角上的那家通宵餐馆还是隐约可见。从窗户上的厚玻璃透出微弱的光,映照人行道上。我伸手把双筒望远镜递给我的搭档韦伯斯特,问道:“你看见他了吗?”

我所说的他是指彼得·拜伦·拉雷斯(很可能是个化名),当时他正坐在餐馆的柜台前,隆着脊背,低垂着头颅,跟一个中年女招待聊着天。他身材高大,要是站起来,一定会让人感觉局促不安,如同受到威胁。他面色惨白,漆黑的头发卷曲凌乱,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红色运动衫——我想这显然是为了遮盖他肥大的身躯,鼻梁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厚的镶嵌着玳瑁边框的眼镜。

“我真不知道他们在联邦警察学校都是怎么教你的,阿克莱,不过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吸血鬼还用戴眼镜。”韦伯斯特说着又把望远镜递给我。

“闭嘴。”上个星期我还在西弗吉尼亚、利物浦的地下室里发现六具女尸,遇害的时候她们一定是在举办派对。她们被撕扯成一块一块,我们从学校借了一个健身房,三个医技人员在那里花了一天一夜才搞清楚到底有几具尸体。我当时既愤怒又痛苦。为了弄清那个狗娘养的使用的化名,我还拷问了他的一个随从,赤手空拳将其打了个死去活来。我一定要彻查到底,找不到那个恶魔誓不罢休。

拉雷斯站起身,仍然低垂着头颅,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皮革钱包,开始数着零钱。突然他好像想到什么似的,抬起头,四下打量着餐馆,然后直起身朝外面的街道望去。

“现在下着雨,他那是在做样子给我们看吗?”韦伯斯特问道。

“不清楚。”这时候我突然看到大约有一加仑的鲜血喷到餐馆的窗户上,

里面的情况就再也看不清了。

“操!”我惊叫一声,推开车门,跳到车外,奔上人行道,顿时被雨淋成了落汤鸡。我冲进餐馆,可是已经不见他的踪影,餐馆里也没有活口可以询问,女招待躺在地板上,脑袋几乎被扯掉。也许你读到有关吸血鬼的故事时,你会以为他们咬人不过是留下轻巧的牙印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拉雷斯几乎把女招待的脖子都嚼碎了,她的颈静脉裸露着,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的吹气口。

柜台上洒满血液,连天花板上也溅得到处都是。我拔出执勤携带的左轮,在尸体周围察看着。餐馆有一扇后门,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冲过去,生怕跑到里面撞到藏在黑暗处的吸血鬼,那样可就小命不保了。我又折返跑到外面,大雨仍然下个不停,韦伯斯特已发动车子,试图把周围的居民惊醒。一架直升机俯冲过来,低低地盘旋在我们头顶上空,发出巨大的轰鸣声,直升机探照灯在餐馆周围来回照着,阴影里接二连三闪现出一个个光圈。我们驾着车绕到餐馆后面的小胡同,透过雨幕,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垃圾箱和散落满地的垃圾,不见有什么动静。我们有足够的增援人员监视着餐馆的正门,我们也有端着重机枪的警员冲进餐馆,如果有必要,直升机也可以整夜盘旋在那里,想到这,我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。

“反恐特警组已采取行动。”韦伯斯特说着放下无线耳机。

巨大的垃圾箱动了一下,好像是某个睡在里面的流浪汉翻了下身。我们两个都稍一愣神,我随即便掏出携带的左轮检查了一下,装上背甲空尖弹以达到最大的杀伤力,这把手枪的准星是我亲自校正过的。要是有机会找个牧师,我一定会让他为我的手枪祈求好运。今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个变态狂魔活着离开这里。

“阿克莱警队特别副队长,也许我们该先撤退,让反恐特警组跟他谈判。”韦伯斯特使用我的正式称呼,表明他谨慎小心,希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失败,免得在档案上留下大失颜面的一笔。我们都知道拉雷斯来者不善。

“是啊,也许你说得有道理,”我的神经紧绷了起来,“是啊。”我松了松握着手枪的手,愤怒地踢着车内的地板。

垃圾箱猛然爆裂，一团苍白而又极其模糊的东西冒了出来，随即朝我们冲过来，迎面撞到我们的车上，将车子前轮都震得悬在了空中。我身旁的车门凹陷下去，卡住我的胳膊，动弹不得，左轮也被卡在里面。韦伯斯特赶紧伸手去抓手枪，这时，车子又朝前摔下，我们幸亏被安全带紧紧地束缚住，才没有撞向挡风玻璃，但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。韦伯斯特扭腰转背，在我面前举枪向外开了三枪，我顿时感觉脸上、手上一阵灼热，满鼻子都是硝烟味。足足有半分钟，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外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，我身边的窗子突然爆裂，几片尖利的碎玻璃扎进我的大腿。

我迅速把头偏向一边，感觉好像陷入一摊熔化的玻璃之中——能看到周围的一切，却动弹不得。拉雷斯被牢牢地困在碎玻璃堆里，血肉模糊，狰狞可怕，龇牙咧嘴地看着我们。雨水冲刷着他嘴巴上的血液，让人毛骨悚然，他戴的眼镜也破碎了，玳瑁镜框被拧得像麻花一般。韦伯斯特开枪射击，至少有一枪打穿他的右眼，白色的组织从眼窝迸射出来，空洞的眼窝里能看到染着血液的骨头残渣。另外两颗子弹打进他的右颊，伤口处血流不止，一塌糊涂，看起来这下要了他的命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伤口逐渐缩小愈合，过了一小会儿就完好如初了，就好像是你跑过防碎垃圾桶时踩出的脚窝又慢慢凸了起来，不大的工夫，垃圾桶又恢复了原样。他空洞的眼窝里冒出一股白烟，接着盘旋凝聚，化作一双崭新的眼睛，他鼻子上的伤口也倏忽不见，脸上的伤也不过像是细弱的光影。这一切太不可思议，宛若光影变幻引起的幻觉。

等到他完全恢复，完整如初，他缓慢地站起身，抖落掉身上的碎玻璃，张开嘴巴，狰狞而笑，露出尖锐锋利的牙齿，好像鳄鱼一般，又像牙床上植满了一排排的刀子。接着，他朝我们的车子跳过来，我听到他的大脚踩到我们的车顶，一下子就从车子上翻越过去，重重地落在地上，朝自由大道跑去。

反恐特警组赶在他前面到达自由大道的拐角，迅速从一辆装甲车中跑出来。四个特工人员扛着MP5冲锋枪，都全副武装，指挥官要求过他们调整自己的装备，因为大家都看过相关的电影，从中了解到将要面对的局面。

反恐特警组的队员都是年轻小伙子，他们交叉火力，朝拉雷斯射了一身

的热熔胶。他们把携带的装备都用上了,包括雕刻着基督的木头护身符和镍铬十字架,他们一定以为有了那些辟邪利器就会安然无恙了。

拉雷斯只是哈哈大笑,撕裂身上的红色运动衫,露出肌肉暴绽的身躯。只见他皮肤苍白,光滑无毛,脊椎凸出,看起来全然不像人类,更像一只白化病狗熊,一只野生动物,一个嗜血者。

2.

事件报告由

警队特别副队长詹姆斯·阿克莱陈述,10/4/83

(接前文):

“不许动!”其中一个戴着十字架的反恐特警组队员大声喊道。另外三名队员则单膝着地,肩膀上架着MP5冲锋枪。

拉雷斯伸展双臂,俯身前冲,好像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就能把他们抓到手似的,他的动作充满杀机。反恐特警组队员个个训练有素,同时朝他开枪射击,枪口喷出长长的火舌,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身边穿过。韦伯斯特推开车门,走进一大摊雨水里。我紧跟在他身后,心想要是我们能够交叉火力向他射击,他的伤口就一定来不及愈合了。

“心脏!”我大声喊道,“你们得摧毁他的心脏!”

反恐特警组队员个个都是专业老手,他们扫射,十有八九都能击中。拉雷斯肥硕的躯体急速旋转着,头顶上直升机也在轰鸣盘旋,聚光灯照着,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射击的目标。我朝他的脖子射了三发子弹,韦伯斯特则一口气打完一弹夹的子弹。

拉雷斯像棵大树般向前倾倒,他赶紧伸展双手支撑身体,可是双手滑了一下。他重重地摔到地上,一动不动,甚至都停止了呼吸,双手抓满了聚集在下水道口口的槐树叶。

反恐特警组队员交换手势,其中一个向拉雷斯靠了过去,端着武器对着拉雷斯的后脑,随时准备给他致命一击。然而拉雷斯的身上看不到有什么伤口——刚才射击的那些弹孔一定已经愈合了——可是他仍然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。队员向前靠得更近了,朝着他肌肉过度发达的腿部踢了一脚。

突然,拉雷斯猛一翻身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支起一只膝盖,伸手抓住队员的胳膊,顺势一跃而起。队员赶紧俯身,正要射击,拉雷斯双手抓住他的头盔,使劲一扯,顿时人头落地。

13
BULLETS

这名队员的头颅被扯掉了,可是在那一刹那,他的躯体却仍然保持着射击姿势,血液像喷泉一样从脖子断开的地方喷了出来。拉雷斯俯身贪婪地舔食着血液,脸上、胸口上溅得到处都是,还不时地对着我们险恶地笑笑,完全一副戏弄我们的模样。

反恐特警组组长对着对讲机大声喊着“有人倒下,有人倒下”,这时拉雷斯已经站起身朝他冲过去,一下子就穿过了人群。他一边用手撕扯着队员们的盔甲,一边用嘴巴咬住了队长的脖子,鲨鱼牙齿般的利齿从衣领附近咬了下去,咔嚓一声咬碎了队长脖子上的十字架,而队长的人头也同时扑通落地。

就这样,反恐特警组队员一个个送了命。我只是呆呆地观看,正要举起武器,拉雷斯转身朝我们冲过来,要不是担心会射到韦伯斯特,我早就开枪了。拉雷斯速度飞快,他弯下身去咬韦伯斯特的腰部,而我的这个搭档却还在给枪支装子弹。

拉雷斯一口咬住韦伯斯特的大腿根部,贪婪地吸着血液,整整有一两秒钟。韦伯斯特都没有喊叫,他转过身看看我,一脸的惊愕。

拉雷斯吸完他的血,抬头朝我阴险地笑笑,他双眼充血,双颊红润光泽,半裸的躯体上覆盖着一层血块。他俯身对着我,足足比我高出一个头,猛然双手一垂,搭在我的肩膀上,双眼盯着我的眼睛,使我无法移开目光。我手中的武器无力地垂在身旁,感觉自己在一点点地软弱下来,头脑又麻又痒——他在对我进行催眠,我也不甚清楚当时的情形。他随时都可以结果我的性命,可是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对我进行催眠呢?

头顶上空,直升机在愤怒地咆哮,聚光灯打在拉雷斯的后背上,照亮了他的头发,他眯缝着双眼,似乎是害怕光线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腰部,把我高高地举起,扛在肩膀上。我动弹不得,拼命地乱踢乱蹬,拉雷斯只是把我抓得更紧,我甚至能感觉到肋骨啪啪的断裂声,接着我就只有勉强呼吸的力气了。

他没有杀我,其实他完全可以很轻松地就要了我的命,他抓我的力道之大,使我的肠子都差一点从嘴巴里挤了出来。他没有要我的命,我猜,他一定是想拿我当人质吧。

他开始加快脚步跑起来,我在他肩膀上颠簸得厉害,随着他跑步的节奏蹿来蹿去。我只能看到后面的状况,他正朝斯维浦区跑去,奔向河边。当初计

划这次剿杀行动时,我说服皮茨堡交通局关闭了城市这一带的交通,让街道空起来,我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,好展开战斗跟拉雷斯决一死战。他一定是感觉到了街道上异乎寻常的平静,转而朝车流多的地方跑去,车流从我们身边穿梭而过,汽笛鸣叫。我惊恐万分,忍不住大声喊叫——要是随便哪辆车子撞到我们,对拉雷斯可能不会造成伤害,可是我肯定就完蛋了。

汽车的前灯刺得我眼睛又疼又涩,眼泪流个不停,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情况,甚至都没意识到拉雷斯已经跑出拥挤的车流,来到16街大桥。直升机巨大的转子叶片搅动着空气,我能感觉到它在上方跟着我们。拉雷斯弯腰屈腿,接着就是自由坠落,这鸟东西竟然从桥上跳了下去。

我们一头扎进阿勒格尼河,速度之快、力量之大,足以使我筋断骨折。刺骨的河水让我喘不过气来,有如千万支冰柱扎入我的身体,我的心脏缩作一团,不停地打战,我感觉整个循环系统都好像凝固了一样。拉雷斯拉着我往下沉,沉向黑洞洞的无底深渊,甚至连他苍白的脸皮、有如死水草般飘散的黑发都看不见。胸膛里的空气逐渐冒出,冰冷的河水直往胃里灌。

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,不过我们待在水下的时间也不过几秒钟,再长一点我一定支持不住。我只记得他不停地乱踢乱蹬,双腿灵活地拨动。我记得直升机的探照灯忽近忽远、忽明忽暗地在漆黑的水里搜寻,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突然,我感觉脸好像贴到一块冰冷的面具。他提着我猛然蹿出水面,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,直到寒冷的空气刺得我的整个肺部像燃烧般灼痛。拉雷斯提着我爬上一条小船,船体在我们的重压下剧烈地左右摇晃,随时都会侧翻。我们奄奄一息地趴在甲板上,而他的双手仍紧紧地抓着我不放。

3.

事件报告由

警队特别副队长詹姆斯·阿克莱陈述, 10/4/83

(结尾):

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缓慢地恢复知觉,才感觉到一丝丝的暖意伴随着疼痛爬到手指、脚趾。头脑哄哄作响,觉得天旋地转,耳朵只听到嗡嗡的响声,不知身在何处,感觉邻近了死亡的边缘。

拉雷斯俯身看着我,手指不停地戳弄着我的耳朵、嘴巴,接着把我的衬衫顺着脖子从肩膀上扯下,戳了戳我脖子上的静脉,用手拍拍,好让血液循环起来。然后他转身离开,把我赤身裸体地丢在那里,好像完全遗忘了似的,一个字也没说。我突然意识到他携我来并不是要我做人质,而是做他的午夜甜点。他现在要回到他的巢穴或者到周围随便转转,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会空着肚子。

慢慢地,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几近漆黑的船舱,我也能大概辨识出周围的环境。这个地方拥挤不堪,散发着柴油和物体发霉的混合气味,这里虽然没有河水那么寒冷,但是仍然寒冷彻骨。我想死人是不需要中央空调的。船舱里到处都堆放着船上的日常用具——橙色的救生圈、铝合金船桨、防水帆布罩。五口棺材沿着船体一溜排开,粗糙、漆黑、狭长,呈六角形,一看就让人不由得想起是棺材。这样的棺材最近半个世纪来很少能见到了。每个上面都镶嵌着铜把手,盖子支起,可以看到里面塞得满满的绸缎衬里。其中一个空着,也是最大的一个,看起来大约就是拉雷斯的体型,看起来很夸张,让人想笑。只是旁边的几个里面都躺着尸体,让人觉得想笑,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棺材里的尸体都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,无法辨认,大部分都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,上面残挂着片片腐肉,有些上面有血液冲刷过留下的褐色斑点。其中一只头颅上还挂着满头的白色长发,犹如一团乱棉花。还有一只头颅上只能看到一只眼球,好像一只干瘪的西梅脯。所有的这些头颅都不像是人类的,下颚厚大,健壮的骨头上长满断裂的尖牙齿。从这些牙齿能够判断出他们都

是吸血鬼，也许他们是拉雷斯的家人，也许这里歇息着拉雷斯的家族。

我突然感觉毛骨悚然，鸡皮疙瘩直竖。我仔细观察才发现棺材里的那些骨头在缓慢地挪动，动作缓慢得难以觉察，不过他们确实在挪动。只剩下骨头的手在慢慢地伸展出来，脖子也在前伸，他们想要什么东西，他们拼命地想要得到，于是费力地伸展着筋腱去抓想要的东西。尽管这些骨头已经腐烂解体，这些尸体却仍然能动弹，能感知周围的环境。据说吸血鬼是永生不灭的，不过我猜想也许他们不能青春永驻，也许谁都不能真正了解他们。

我注意到拉雷斯在这些棺材周围转来转去，此刻他看起来跟刚才完全不同。我仔细盯着他才发现原来他头上的卷发是假的——现在他露出光亮圆滑如月亮的头颅，三角形的耳朵支棱着，那完全不是人类的耳朵。我最终明白我现在所面对的就是真正的吸血鬼，模样骇人，奇丑无比。

拉雷斯在其中一口棺材旁边跪了下去，双手扶着棺材的边缘，俯身低垂着头颅正对着里面的尸体。他的一只眼睛流露着笑意，让我不禁一直盯着他看。随着一阵可怕的呕吐声，他突然吐出约莫半品脱的血液到棺材里，正好泻在尸体的面部。他抓摸着身体两侧，又弓了弓身躯，反复地吐出血液、血块，直到尸体的整个头颅都浸泡在血液里。

股股热气从温暖的血液上升腾，环绕着这个尸体的整个头颅和胸腔，然后热气又慢慢地凝结、聚集，包裹着骨头，好像一层梦幻般的肌肉皮肤包裹着吸血鬼的尸体。随着血液慢慢地滴入尸体的嘴巴，躯体也逐渐丰满起来，化身为人类模样。

然后拉雷斯又走到下一个尸体旁边，他开始咳嗽，血液溅得他满脸都是，好像哺育幼鸟的母亲。他不断地咳嗽着，直到他喉咙痉挛，浓厚的血液像条粗绳子般从他的嘴巴垂下。血液所及之处，尸体上就会热气升腾，然后躯体就开始变形化身为人类模样。这具尸体皮肤干燥如同发霉的黑纸张，沙沙作响，上面布满了伤疤，臂肌的位置上有个“SPQR”文身，笔画尖锐、歪斜。

先前在拉雷斯脸上所看到的红润光泽已不见了踪影，此刻他面色惨白。照此看，他若想把所有的家人都用血液喂养一遍，就需要再找一个人为他供血，刻不容缓。

我生不逢时，前途惨淡。

他努力地往第三具尸体上呕吐血液，尽他体内所容纳之物。他呕吐出了餐馆女招待的血液、那些愚蠢地以为十字架会保他们安全的反恐特警组队员的血液。此刻他正呕吐出韦伯斯特的部分肢体，韦伯斯特，那可是个好警察。

拉雷斯转身直直地看着我，他的整个躯体都在摇晃、颤抖，甚至是战栗。喂养他的祖父母已经耗尽了他体内的所有血液，他在吸食女招待的血液之前也是这么发抖的吧？他尝试着要跟我目光对视，我挣扎着不让他再次直视我的眼睛把我催眠。

我低头看着右手，手枪仍然握在手里。拉雷斯把我扛在肩膀上，跳进冰冷的河里，然后又经历这船上的一幕幕，而我竟然还握着手枪，这真是奇迹。一定是寒冷冻僵了我的双手，使它们变形僵硬，死死抓住武器而无法松开吧。

拉雷斯趑趄着朝我扑过来，经过刚才呕吐血液，他的体力已经大大削弱，速度缓慢下来，动作也没那么协调了，不过他仍然是个刀枪不入的吸血鬼。

我知道我完了。反恐特警组端着全自动机枪扫射他的心脏，子弹甚至都没能穿透他的皮肤，都没有让他受到一点点的损害，那可是他最脆弱的部位。我除了疯狂地扫射完所有的子弹，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

我对着他的胸膛开枪，一发又一发，直到枪声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，枪口的硝烟使我睁不开眼睛。这时我手枪里只剩下三颗子弹，我把它们全部都射进他的胸膛。尖尖的空子弹撕裂了他的胸膛，他白色的皮肤被炸得到处都是。他挣扎着要哈哈大笑，可是他发出来的声音却是微弱的嘶嘶声，好像刺破的轮胎在泄气。

我看到他的胸腔撕裂，看到他松弛的、没有生命特征的肺部。他离我越来越近，近得我伸手就抓住了他裸露出来的心脏——一团黑糊糊的、扭曲的肌肉。

他痛苦地咆哮着，我也一样。他刚才遭受的伤口正逐步愈合，伤口附近的上皮细胞逐步凝结。他的肋骨凸出来，犹如剪刀般刺向我脆弱的手腕；他的胸腔张开，我的手深深地陷入他的体内；他的皮肤包裹着我的胳膊，把我向他拽过去。

我拽到他的心脏，一把扯出来。

拉雷斯一下子脸色发黑，惊恐万分，眼神狂乱，嘴巴无力地一张一合，下

巴上溅满了血液和唾沫。他的鼻翼不断地翕动，一股恶臭从他的嘴巴、鼻子里冒出来。我感觉到他的心脏在我手里狂乱地跳动，他挣扎着要把心脏缩进去，而我使出全身的力量往外拽。拉雷斯伸手拍我，此刻他已经没有力气，接着轰然跪到地上，不停地咆哮着，声音十分凄切。他号叫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变成低沉的呻吟声。

不过他仍然挣扎着不愿死去，好像吸毒者抓到了毒品注射器一样，凭着强大的意志顽强抵抗。

我们对望了一眼，他盯着我的眼睛，试着要催眠我，要削弱我的意志，可是此刻他已经魔力尽失，不起作用了。

过了好久，天渐渐破晓，他停止了挣扎。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心脏，感觉好像握着一块僵硬的石头。别的吸血鬼——腐烂的那些——从棺材里摇晃不稳地爬出来，伸手去摸索他，也是在摸我。他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，他们看不见东西，听不到声音，也说不出话语，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血的味道。我大展拳脚，把他们一个个都踢开，心里充满了恐惧与震撼，挣扎着想要逃离这里。

在发动机室里，我找到一罐汽油，于是把汽油全部泼到那些吸血鬼身上，又找到一盒纸板火柴，把他们点着，接着就磕磕绊绊地跑进外面寒冷的雨水里，冲到一条狭窄的木板通道上，等待着太阳快点出来。我全身伤痕累累，又惊又恐，冷得浑身发抖，感觉随时都会死去，不知道当地警察能否及时赶来相救。